

## 20150523 晨起薰法香如是我聞思（逐字稿，簡校版）

所止在本處解脫生死，  
雖慕大猶未定作菩薩，  
是居白淨地坐無為坑，  
但念空無相無作而已。

這就是在描述過去佛陀這些大弟子聲聞、緣覺，大家已經隨佛修行，了解苦諦，了解十二因緣法，了解人生生死輪迴是苦，這些道理都了解了。所以「所止在本處」，了解這些法，卻是一直守護在小乘，獨善其身，只求自己解脫生死。雖然他也是很羨慕大乘法，不過那時候只是知道人群污濁，害怕自己若入人群中攀緣，恐怕會受眾生所污染、所污著，所以他們不敢入人群，不敢發大乘心，還是守在自己本來的位置，只是害怕再攀緣，這樣獨善其身。雖然心，聽到佛陀讚歎大乘，聽到佛陀鼓勵發大心的人行菩薩道，菩薩能夠利益眾生，芸芸眾生因為菩薩而得救，他們也是很羨慕。卻是心還是有猶豫，所以遲遲不敢走出去，不敢發大心、立大願。所以「未定作菩薩」，自己的心還不能做決定，儘管佛陀的鼓勵，卻是還不敢很下決定。對自己的信心還未具足，只是自己單獨能解脫。

所以「是居白淨地坐無為坑」。表示這些大弟子全都煩惱去除了，在白淨地就是沒染著，沒有煩惱。出家的生活這麼簡單，就是每天出去沿門托鉢，回來，只要這一天吃得飽，營養足夠，就專心聽佛說法，然後觀境界、靜思惟，所以生活單純，心就無染著。感覺這樣的環境就能斷除生死，所以心一直都守在這樣白淨地，很乾淨，心地一片的清淨。「坐無為坑」，就是在道理上，無為法就是道理。佛陀為他們說法，他們從佛陀所說法中得到法喜，沐浴在法流，這種法就叫做無為法，了解自然道理，這是他們的生活。「但念空無相」，空，一切皆空，無為的道理想開了。般若，佛陀說《般若經》的時候，就是一切皆空，從「有」的東西，從有的人、事、物，經過了佛陀的解釋，就化整為零，一個整體的東西，佛陀從物理、生理解釋，一直剝開，一層一層分析，分析到底，物歸於理。物是看得到的，但道理就看不到了。這是運用智慧，來解釋每一項物體所含藏的理，就是它的因，這要集種種緣，才能夠成就物。一顆粒種子隔離了緣，這顆種子永遠都是種子。

看看中部大甲一帶，那地方有很多種的樹，四季開花結籽。有一群的菩薩知道師父覺得，這些種子落地可惜了，是不是能將這些種子

拿來，也能將它裝飾起來。他們就很認真去撿，各種的樹，所收集來的都有不同的種子。妙哉啊！每一棵樹的種子，各有它的形狀，大自然的種子，各種紋路都有，都有它種子的形狀，都有它種子的紋路，都有它種子……。大的大到這樣大，這麼大的種子，它有共同的紋路與圖案，就好像這顆種子裡有很多的圖形。而小的，小到如毫芒這樣小，大的，大到這樣的大，能拿來做雕刻。他們所收集來的，一顆種子已將它隔離所有的緣，因為它沒有土，離開土，離開水，也離開了空氣等，這些缺一不可。所以種子永遠都是種子，在手中的種子，不可能無中生有，長成一棵樹來。這必定要落於土，大自然的土壤、大自然的水分、大自然的空氣、大自然的陽光，它才能會合起來。就是各種樹種，隨著種子來成長，不會變形，就是什麼的種子，就是什麼樣的樹，這是定律，這是道理。

道理拿開，無形。看到那顆種子，就不是看到樹，而看到樹也要等待時機，它開花結果才能再成為種子。開花結果，在等的時間，季節也是在無形中形成。這個無形，卻有它天地的定律，這都是道理。所以說來，佛陀運用他智慧，談天文，說地理，談人事，談人說事，來說出了人生的苦、集、滅、道。苦集滅道引起了十二因緣的法等等，教導我們要如何回歸我們的真如本性，就說「三十七助道品」。我們要如何精進，要如何看清人間，要如何看清我們的身體，「四念處」—觀身不淨，觀受是苦、觀心無常、觀法無我。除了「四諦法」，還有「四念處」，然後你要行「四正勤」，還要得「四如意足」，五根、五力等等，這樣來為我們解釋七菩提分、八正道分。「三十七道品」齊全，幫助我們在四諦、十二因緣中，更加強我們修行，更透徹清楚的方向。然後讓我們更加了解，要將這無明去除，道理清楚，那就要發大心、立大願，入人群中去。這是佛陀每一天向著弟子所說的法。

一切的法，人、事、物，你計較什麼呢？念空無常，無相。雖然知道苦、集、滅、道，入人群中，人的煩惱無明，這是步步陷阱。所以會怕，我們若在陷阱中墮落，失去了原來修行的初心，就要再帶業而來。人與人之間若有彼此牽連，這個因、緣又再成就，就又由不得自己，又再生死中輪迴，所以他們害怕啊。聲聞、緣覺，所以他會常都是在「白淨地坐無為坑」。因為，大家既然修行，他們就是要解脫生死，所以才會「止在本處」，就是在聞、緣覺，在羅漢、辟支佛，這樣的果位。儘管心羨慕佛陀向大菩薩發大心的讚歎，也羨慕菩薩在人群中為人群付出；但是自己的心會害怕，害怕再由不得自己再來人生，在生死輪迴中，所以他寧可「居白淨地坐無為坑」，就是沐浴在法流中。「但念空無相無作而已」。只是停止在這個地方，儘管佛陀所說很

多菩薩道，救世，救苦眾生，知道羨慕，但是發不出這樣的心來。佛陀在《法華經》靈山會上，開始要大家轉小為大了，不斷讚歎，讚歎佛的境界，智慧之遼闊。人人開始知道自己停止在這地方，原來還有這樣大的空間，還有這麼大的智慧法海，還有很多，佛法的寶藏是在人群中才有辦法透徹。大家開始了解了，就紛紛發心了。

**經文：「爾時大目犍連、須菩提、摩訶迦旃延等，皆悉悚慄，一心合掌，瞻仰尊顏，目不暫捨」**

佛陀已經在〈授記品〉中，已經叫出了幾個人的名字，這四位大弟子在聞法法會中，既然這樣站起來了，在佛的面前表達了他們的心意，體會了佛法，了解佛法寶藏其實人人本具。佛陀歡喜了，知道他們已經發大心。這是師徒的心相契合，所以在〈授記品〉開始叫大目犍連、須菩提、摩訶迦旃延等這四位弟子，因為前面迦葉已受記了，後面還有三位。前面，迦葉尊者所受記，我們都還記得佛名是光明如來，國土清淨，那個光德國土，那裡的人民都是發大乘菩薩心，都是智慧者，都是護佛法，這是一個很了不起清淨的國土。聽到了，佛陀向迦葉尊者授這樣大，不可思議，未來將成佛，雖然時間長，不過有希望，只要有一時間的約定，自己就很肯定，未來絕對能成佛，時間雖長，不過自己也會安心。但是後面這三位，他們就開始擔心了，佛陀已經向迦葉尊者授了這樣的記，我們大家呢？那時候，聽到迦葉尊者被授記，越是緊張起來，所以「悚慄」，「一心合掌」，也是一個期待，期待我也能得受記。又是歡喜，又是不安，不過大家還是「一心合掌，瞻仰尊顏，目不暫捨」。

果然，這三位弟子，我們都了解他們的過程。目犍連，若說到目犍連，大家腦海中浮現了目犍連與舍利弗，是這麼互相尊敬的道友。若是說到須菩提，須菩提他是那樣地清淨，「解空第一」須菩提。他就是募富不募貧，但是與迦葉二位來相比較，迦葉尊者是募貧不募富，二個人就是不同。但是佛陀認為二人應該要調整，就要守於中道，走中道，就是隨緣，托鉢的規矩就是隨緣。我們走到哪個家庭，接近了，時間到了，我們就是向他托鉢，不分貧或富。須菩提能接受佛陀的教育，因為他道理看清楚，他很慈悲，心很開闊，他能接受佛陀的教育，所以他可以這樣改過來，隨緣。迦葉尊者就比較執著了，他就是認為：修苦行本來就要接近貧困，所以他就是永遠這樣。佛陀，我們就知道佛陀的無奈，各個弟子都有各個弟子的習氣，既然沒有太離譜，要守在苦行，要接近貧困的人，要讓貧窮的人有因緣造福田，也不是壞事。雖然勸他行中道，但是他的執著，佛陀也隨他去。

**\*「摩訶迦旃延議論第一」：他解脫了愛欲的束縛，沒有煩惱，沒有不平等的觀念。**

而迦旃延，他就真的是一位很有智慧，也有很好的因緣，舅舅是阿私陀仙，受到很好的教育，對道理本來就很清楚。阿私陀仙要往生之前，交代：將來你一定要去親近悉達多太子，修行成正覺，是一位天地無雙，沒有第二個，是一位大覺者，你應該要去親近他。這都是好因緣，親近了佛，他聽佛的法，還有舅舅過去培養他的慧根，再接受佛陀的教育，所以在佛的弟子中是「論議第一」。對論議，佛陀的說法，他的了解，在外面將佛陀的教法傳揚，去弘法，他與大家說的法就是隨機。佛陀的教育，他同樣接受，將佛陀教育的方法也傳入人群去。所以他解脫，自己自我解脫，然後愛欲的束縛，他也完全去除了，沒有受愛欲將他束縛住。所以沒煩惱，心已經沒煩惱，佛陀常派他去說法，所以他能夠面對著人，或者是大眾，或者是少數人，他全都能解除別人的煩惱。自己的煩惱去除了，解除煩惱的方法，**如何來？他自己所瞭解的，要如何解除**，他很清楚，所以他能夠面對各種，尤其像是婆羅門，婆羅門所問難，他都能一一為他解答。

**\*如一婆羅門修道者問：婆羅門與婆羅門相爭，剎帝利與剎帝利相爭，是為了什麼？**  
**迦旃延答：為了貪欲。**

有一次，有一位婆羅門修道者很好奇，就來問迦旃延。他說：「人與人之間都有互相的對立，修道，有的婆羅門會互相相爭，同樣屬婆羅門，同樣在修行，但是婆羅門與婆羅門互相相爭，道理無法互相契合，這要怎麼辦呢？剎帝利與剎帝利之間相爭」，剎帝利就是國王、大臣等等，「這種種族，他們也是互相相爭，地位那麼高了，還互相相爭；婆羅門，道理大家都通達了，為什麼他們還要互相相爭？這到底是為什麼呢？」迦旃延很簡單的回答，就是「為了貪欲。婆羅門與剎帝利這兩類在相爭，都是為名和為利，為了執著，這樣才會互相相爭。」

**\*比丘與比丘相爭，又是為了什麼？ 迦旃延答：是我見和法執。**

這位婆羅門就又問了：「聽說比丘與比丘也有互相相爭，這又是為了什麼呢？比丘不是在僧團接受佛陀同樣的教育。婆羅門都有各種教育，所以道理不能契合在相爭，但是比丘僧團聽說也有這樣互相意見

不合，同樣有這樣在相爭，這又是為什麼呢？」迦旃延所回答的，「是我見與法執。各人都有各人的我見，每個人都還有我，我的見解，我的煩惱還未去除，所以佛陀所說的法，我認為是這樣，他認為是那樣。」我們以迦旃延這樣的回答，我們來想，光說舍利弗、目犍連這兩位好朋友，沒有法的相爭，也沒有意見的相爭，但其他的人就會議論了，「目犍連的神通輸給了舍利弗。」從僧團傳到外面去，外面的人再傳下去。「目犍連不是神通第一，其實是舍利弗。」所以舍利弗他有這分友情，覺得不公平，拜託佛陀來解除大家的疑問。

當然，這兩人的友誼，並沒有互爭，但外面的傳言卻從僧團傳到外面去。這就是煩惱還未除。迦葉尊者與須菩提，一個是向富人托鉢，因為體念到貧困的人，自己的生活就苦了，所以他不向貧民托鉢。但是另一個，迦葉尊者認為貧人過去就是沒有造福，這時候要他布施，就是讓他種一個福因。所以，各人不同的方向，這也有爭端。迦葉尊者還批評，就說須菩提對貧民不慈悲、不平等，也同樣有爭端。佛陀當調解人，一個人是接受改過，一個人就依然故我。所以，在僧團裡同樣有（我見與法執）。所以婆羅門他舉出了僧團，比丘與比丘相爭，這要如何分析？迦旃延分析得很好，是「我見」，因為人人還有煩惱未盡，所以有我見、人見，你的觀念、我的觀念，還有分別。法，我聽的，我的感受，你聽，你的感受，所以難免有爭端。

**\*什麼人能離開貪欲、我見和法執？迦旃延答：那就是我的老師釋迦牟尼佛。婆羅門修道者聽了迦旃延的話，很快地皈依了佛陀。**

所以，這婆羅門就又問了：「誰能夠離開這種貪欲、我見與法執？誰能離開？清淨，沒有欲念，沒有我見，也沒有法執，能將法很圓融，誰做得到？」迦旃延回答：「那就是我的師父，釋迦牟尼佛，他有辦法去除了一切欲念，去除了我法二執，佛陀的心已經超越天地宇宙萬物，沒有一項道理，佛不清楚。佛陀的大覺悟，人、事、物理都圓融。這是我的師父，釋迦牟尼佛，他做得到。」從迦旃延的口才，了解佛陀、體會道理，向這位婆羅門教這樣說法。婆羅門他接受，他知道迦旃延所說的法句句是真是實，所以他對釋迦牟尼佛打從內心的尊重。就這樣，迦旃延把他度進來，帶到佛的面前，看到佛陀，婆羅門打從內心的恭敬，就這樣皈依佛，受持佛法。所以，迦旃延是論議第一，他所說的法真的是人人很佩服，不論是比丘團裡人人都是佩服他，佛陀讚歎他，其他的外道教也看到迦旃延，也打從內心的尊重。所以這種論議第一，他所說的法，人人接受。

經文簡釋：「皆悉悚慄」；三人弟子，見大迦葉得授道記而身不預，所以未安，驚悚戰慄。

\* 「悚慄」：驚懼不安之貌，摹三聖希記之狀，意謂我等同陳窮子一喻，何故授彼記而未及於我，故皆悚慄不安。

接下來就要說這三位，他們各有因緣，各有優點，都是佛座下弟子中的上座弟子，佛陀開始當然要向這三位各別授記。這三位還未聽到他們的名字，「皆悉悚慄」，開始大家會不安，心不安。所以三位弟子，大迦葉已經「得授道記」了，佛陀已經向他證明，未來能見三百萬億佛，能在三百萬億佛的過程中，恭敬、奉侍、受法，時間過後，將來成佛等等，這種「授道記」。但是三位弟子，大目犍連、須菩提、摩訶迦旃延自己還沒有，自己還不知道，是不是佛陀會指我的名字，來為我授記？因為這樣，心未安。所以會害怕，害怕這個機會若失去了，可能我是沒有成佛的機會了，這是自己的擔心，悚慄這種驚惶、不安的意思。「摹三聖希記之狀」，這就是很羨慕，別人都可以受記，我不能嗎？我應該是能與他一樣，接受到佛陀為我授記。「三聖」就是這三位，這三位已經有希望，心有希望。這三位在佛陀的弟子中，他們也是很早修行，是佛陀早年的弟子，長年累月都在佛身邊，所以所有的煩惱去除了，無明、惑都去除了，所以斷種種煩惱。如凡夫有四種煩惱，生、老、病、死，這種煩惱，他去除了；愛別離、怨憎會，這種他也去除了。這些煩惱去除，心清淨，堪稱為聖，賢聖位，所以已經是聲聞，一直到了得四果羅漢了，堪稱小乘聖人，煩惱無明去除了。

所以，他們也很期待，開始發大心了，他們也是有這樣的希望，所以「希記之狀」。這種不安，就是害怕沒有份，就是害怕，害怕授記到我這裡，我是有份還是沒份？

雖然他們已經去除無明，但是還有這樣的希望。過去我不希望在修菩薩道，現在我為了要成佛，我也願意入人群中行菩薩道。這個心，「四弘誓願」、「四無量心」也開始，願意行六度行，就已經開始有這樣的心了，所以這是一個希望。「意謂我等同陳窮子一喻」，這三位與迦葉尊者共為四位，一起來佛的面前，共同來舉出了貧窮子的心態，四人同感，也同時表達。「何故授彼記而未及於我」呢？為何先從迦葉，怎麼還未輪到我？當然心就也會擔心。因為佛陀叫迦葉，又說了一堆迦葉未來未來成佛等等的境界，所以他們在等。自己在等的都覺得時間很長了，聽到別人已經得到了，未來是這樣這樣，但是覺

得：那我呢？這種的心態，在聖人也有這樣的心態。他已經受記，我怎麼還沒有？「故皆悚慄不安」。

### 經文簡釋：

「一心合掌，瞻仰尊顏，目不暫捨」；齊一其心，合十指掌。瞻視敬仰，世尊顏容。正意求佛，目睛不瞬。

所以，「一心合掌，瞻仰尊顏，目不暫捨」。就是因為這樣，這三位就這樣很虔誠用心合掌，在這個地方，共同一心，各人都有各人的期待。瞻視，瞻視就是抬頭看，因為佛陀坐得較高，他們雖然都在佛的面前，但是就要抬頭，要用很虔誠的眼光來注視著佛陀，這叫做瞻視。這是表示恭敬、敬仰，很恭敬的心。世尊的容顏很慈祥，看到弟子這樣的期待，看到他們的祈求，佛陀也是心裡有數，說過了迦葉尊者未來成佛的形態、過程，當然後面會再繼續。所以這只是在描述著未來這三位，要如何能得到他們的國土，未來的國土到底是什麼樣子？人生的苦難真的是很多，所以人人對生死實在是很厭倦。但是現在知道，人群的苦難，必定需要聖人在人間，才能解開苦難。大家已經體會到，佛陀來人間傳法，是盼望人人要發大心，入人群去，去解脫人人的苦。

就如迦旃延，因為他有口才，譬如說有一次他在人間，同樣還是在一個小國家裡，他遇到一位國王，這個國王叫做文荼王。這位文荼王，他雖然很愛民，但他的愛完全集中在王妃身上，二人的情，寸步不離，情很深。忽然間，他的愛妃就是忽然間，不知道得什麼病，來不及搶救就往生了。就這樣，這位文荼王開始悶悶不樂，茶水不思，國事不理。他一直不想要埋葬這位王妃，也不想要火化她，就是要保持著這個身體。但是，人死了，身體會腐爛，怎麼辦？他用麻油浸泡起來，盼望有一天她能睜開眼睛看他。每天都在那裡呼喚，叫天、叫地，叫他的王妃：「妳將眼睛睜開看我。」他的大臣很擔心，國王每天都在王妃身邊，不喝、不吃、不睡，國事不理，這樣這個國家要怎麼辦呢？

趕快找迦旃延，大臣趕緊將迦旃延請來王宮裡。迦旃延知道這個消息，他也有意（度化），將要入皇宮之前，就在一棵樹上折一根樹枝，樹枝有樹葉，帶著這樹枝、樹葉進到皇宮。見到國王，國王看到迦旃延，「尊者啊！您終於來了！來，您趕快救我的王妃。」迦旃延走近國王身邊，站在王妃床前，就向著國王說：「國王，您先回答我這個問題。」將手中的樹枝拿起來，「您看，我手中這根樹枝，是從一棵很

茂盛的樹折下來的，我這樹枝，它再過幾天後，樹枝和樹葉會變怎麼樣呢？」回答的是：「枝會乾枯，葉子也會枯黃了，會脫落樹枝。」迦旃延就說：「那這樣，這根樹枝能再回去那棵樹嗎？」「不可能啊！樹枝既然被你折下來了，也已經乾枯，葉子也掉了，哪有可能樹枝再接回樹木，葉子會再綠，能再復生枝葉呢？這是不可能。」迦旃延尊者就說：「是啊！國王，王妃她就如這根樹枝，永遠也不會再睜開眼睛看你了，永遠都不會再回答你。」但是國王說：「我愛的，總是我這輩子唯一生命所愛的，就是我的王妃。」

迦旃延就說：「王妃既然不會回來，你應該將這個愛擴大，愛你的國家，愛你的人民，你將你的國家、你的人民好好疼惜。國家能保持讓人民人人過著幸福的日子，用虔誠的心，風調雨順；用愛來教育你的人民，你的國民人人快樂，都能過著很美的生活。其實那個真心的美，向著國王，讓更多人愛你，比只有一個王妃愛你更重要，因為你的心愛很多人，人人的心也愛你一個人，全國的人都來仰慕你，你想，這個愛是不是很快樂、很歡喜呢？」這樣說完了，國王心開意解，「尊者您是什麼法能讓您看得這麼透徹呢？」迦旃延就跟他說：「我的佛陀，釋迦牟尼佛教給我的，生死，人間的道理。」這位國王就說：「如果這樣，那我也應該皈依佛，同樣我也能得到這樣的道理，與尊者您一樣看得開，我願意為佛的弟子。」迦旃延也接引他，向佛皈依了。

這就是迦旃延尊者，他有這樣「論議第一」，卻是這時候他也很期待佛為他授記。總而言之，愛的力量很大，能使一個人墮落，愛的力量也能愛普遍國家，這就是叫做佛法。佛法要如何打開人心，要如何去除煩惱。獨善其身，只有一個人解脫。兼利他人，能普利天下，這就是我們要追求的真理。所以我們人人時時要多用心。